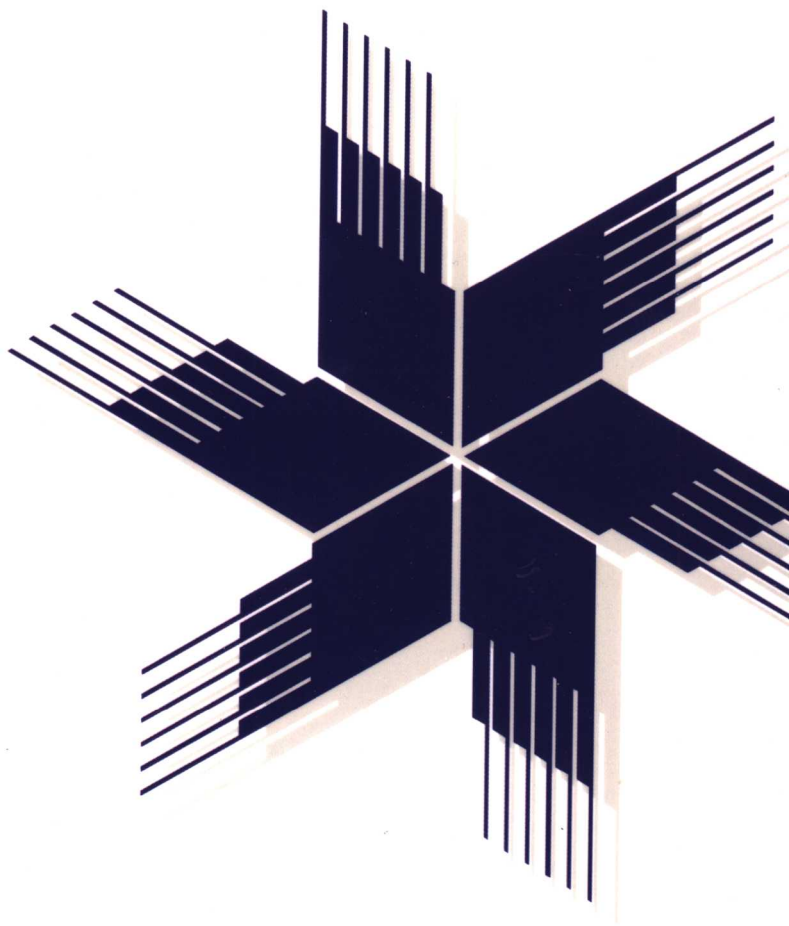


写给大众的 西方哲学

W
estern
Philosophy to All
写给大众的人文艺术丛书

本书是西方哲学的导论或者入门，其叙述方式有别于一般的西方哲学史。对于初次接触西方哲学的读者来说，读哲学史往往使他们迷失在令人眼花撩乱的理论丛林之中，难以鸟瞰西方哲学这片广阔无际的森林。鉴于哲学有许多分支和部门，这些分支和部门的主题——哲学问题——都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为了使读者能够对西方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概观，本书以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分支和部门为线索，阐明其历史演变过程。为了教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等等，采取史论结合的叙述方式，为读者提供一幅完整的西方哲学图景。在有限的篇幅中绘制出一幅西方哲学的完整图案，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展示西方哲学的完整图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13317

B1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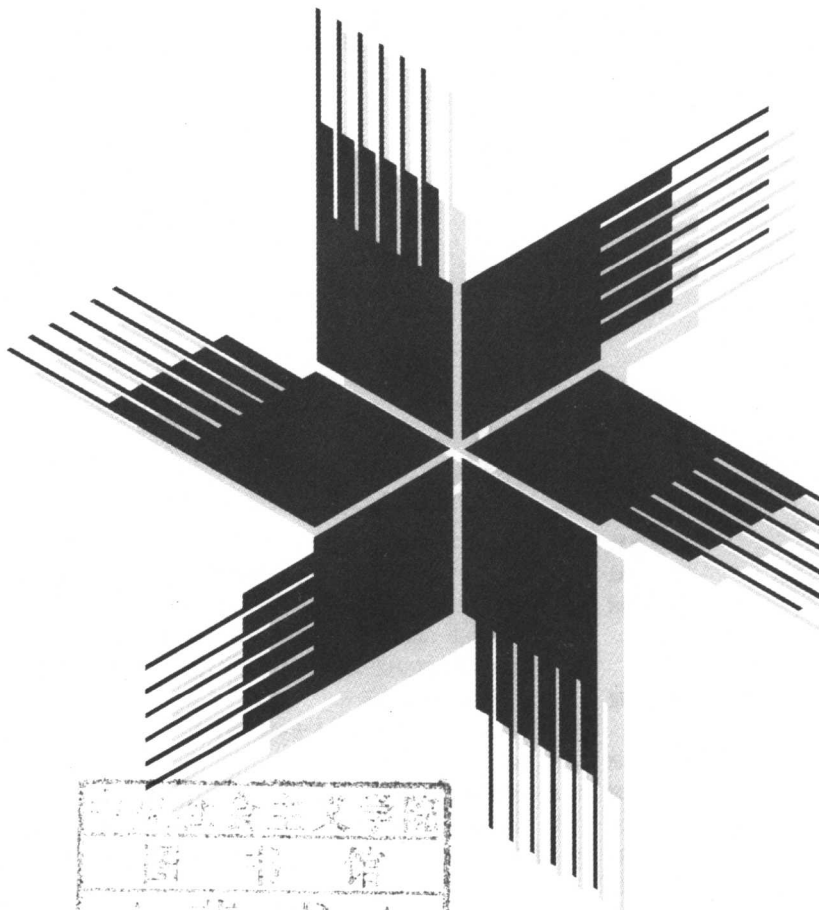
写给大众的 西方哲学

张志伟 欧阳谦 主编



201133175

写给大众的人文艺术丛书
Western
Philosophy to All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AA 59/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张志伟等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写给大众的人文艺术丛书)

ISBN 7-300-06050-1/G · 1212

- I. 写…
- II. 张…
- III. 哲学-西方国家-通俗读物
- IV. B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133 号

写给大众的人文艺术丛书

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

张志伟 欧阳谦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9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哲学是什么	1
	一、哲学是什么	4
	二、智慧的痛苦	8
	三、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10
第 1 章	形而上学	15
	第一节 “是什么”的问题	18
	第二节 科学之科学	24
	第三节 形而上学的终结	30
第 2 章	终极关怀	37
	第一节 天路历程	39
	第二节 理性与信仰	44
	第三节 上帝是否存在	52
第 3 章	实践智慧	61
	第一节 自由的难题	62
	第二节 善的困惑	69
	第三节 幸福与德性的冲突	76
第 4 章	主体性原则	83
	第一节 我思故我在	84
	第二节 哥白尼式的革命	88
	第三节 主体性的黄昏	94

第 5 章	追问人性	101
	第一节 人性的追问	102
	第二节 人性的复兴	107
	第三节 人性的探究	113
第 6 章	历史之谜	119
	第一节 历史是什么	120
	第二节 看不见的手	126
	第三节 历史发展的模式	132
第 7 章	生存的困惑	143
	第一节 我是谁	144
	第二节 做理性的人	149
	第三节 遭遇荒诞	155
第 8 章	回到事情本身	163
	第一节 现象学方法	164
	第二节 存在哲学	169
	第三节 哲学解释学	177
第 9 章	语言的转向	183
	第一节 语言批判	185
	第二节 拒斥形而上学	190
	第三节 语言游戏	194
第 10 章	科学哲学	203
	第一节 科学与哲学	205
	第二节 证实与证伪	213
	第三节 范式与方法	219
第 11 章	正义的理想	227
	第一节 正义与秩序	229
	第二节 秩序与自由	235

第三节 自由与平等	241
-----------------	-----

第 12 章 后现代主义	251
---------------------------	------------

第一节 后现代转向	252
-----------------	-----

第二节 结构与解构	259
-----------------	-----

第三节 哲学的终结	26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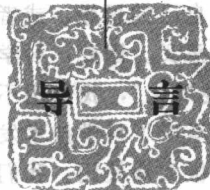
主要哲学家名录	273
---------------	-----

参考书目	278
------------	-----

后 记	281
--------------	-----

哲学史，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李德顺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也是其终结。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其核心是“绝对精神”的概念。李德顺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

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



哲学是什么

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李德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

向大众介绍西方哲学，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向高深莫测，远离大众，西方哲学尤其如此，因为它除了是哲学，还是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哲学，与我们之间又多了一层隔膜。譬如你要了解西方哲学，于是你翻开一本哲学著作，多半儿读不了几页就会抛在一边儿了，因为那里面的汉字虽然并不陌生，但究竟说的是什么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大多数哲学著作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甚至有些书只有少数专家才能读得懂。现代社会以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为基础，专业之间的隔阂在所难免，因而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一门专业而远离大众，似乎是很正常的事。

其实不然。

可能有人会说，哲学著作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哲学家看得懂就行了。自然科学的著作同样看不懂，这并不影响科学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不懂科学技术并不影响我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不懂哲学，就不可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因为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哲学所关涉的却是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就用，但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不化为我自己的思想，或者我的思想如果不能达到哲学的水平，哲学对我就毫无意义。因此，科学技术可以由少数人发明出来然后使之简单化或者“傻瓜化”，我们用不着了解复杂高深的理论，只要学会使用就行了，这甚至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哲学却不可能发明出来之后“傻瓜化”以供大众使用。我们能不能由哲学家们“发明创造”出世界观人生观来，然后拿过来就用？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把人生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哲学家，自己充当傀儡呢？人生之路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

必须承认，哲学迄今为止仍然是远离大众的，人们对哲学心存偏见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一说到哲学，有人就会问：哲学有什么用？这是以自然科学作为标准衡量哲学的标准态度。的确，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有用性，以此来衡量科学不为过，但以此衡量哲学就成问题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不无幽默地说过一句话：哲学不能烤面包。换言之，哲学并没有实用价值。那么，哲学有什么价值，或者说，哲学有什么意义？或许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不过价值与价值之间有层次上的区别。从逻辑上讲，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和有价的，但是终极的价值，我们通常称之为“终极关怀”，则是无价的，哲学就与终极关怀有关。人有终极关怀并不能给人带来实际上的好处，不仅如此，以后我们将看到，人有终极关怀还会

给人带来痛苦，亦即意识到自身有限性的“智慧的痛苦”。然而，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人生就可能是一连串相对的目的和手段的因果链条，但却没有终极的目标。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把哲学看做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寻觅。

人们对哲学敬而远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哲学家的著作太过抽象晦涩，不是以哲学为专业的人通常是读不懂的。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一个专业，当然有它的“行话”，读哲学著作如果不熟悉这套“行话”，与读天书差不多。既然读不懂，我们便情愿敬而远之。的确，读哲学家的书需要熟悉哲学的话语体系，不过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也有哲学家的问题。哲学问题或者是最基本的问题，或者是最高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哲学家并非不想“有话好好说”，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理论学说能够被更多的人乃至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但是他们却往往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读哲学家的书有时也需要有一双“慧眼”，能够看穿字里行间背后的东西。

当然，哲学与大众之间的隔阂主要还是因为专业的问题。

不容否认，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而现代社会是以越来越专、越来越细的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因而哲学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然而，现代社会精细的社会分工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这就是“专业缺憾”。一个人的才能的发挥必须被固定在某个学科领域中，他在有生之年如果能在这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专业方向中的某个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抑或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简直就可以获诺贝尔奖了。这种状况对于学科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毕竟是以牺牲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至多在一门学科某一分支中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里对于某个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他甚至对这一学科其他的分支都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别的学科了。但是，哲学的情况比较特殊。哲学无疑也需要专门的人才，但是却不应该变成大多数人的“专业缺憾”，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或思想“在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或者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就行了，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问题，因为哲学所涉及的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当然，哲学现在乃至将来仍然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去研究，不过我们不可能像对待科学成果那样将哲学家的成果拿来就用，因为哲学的生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思考。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以哲学为专业，不过我们都应该学习哲学，或者说，都应该

思考哲学问题，这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成为伦理学家，但是都应该讲道德一样。人们可能会说，道德不是学出来的，哲学也不是学出来的，这可能是对的。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生有德性的人或者天生的哲学家，这也是事实。实际上，伦理学之为德性，哲学著作之为哲学素养，起的是引导上路的作用。

所以就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

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做西方哲学的入门或者导论，这本书试图说明西方哲学是什么。那么，西方哲学与哲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说来，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类型，这就是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因而西方哲学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若是从狭义上看，仅就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而言，哲学就是西方哲学。

由此可见，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看，我们都需要先来解决这个问题：哲学是什么？

一、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本问题，它关涉到这门学科的概念和定义，以及它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然而恰恰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哲学家们至今尚无定论。通常数学家们或者物理学家们不会在诸如“数学是什么”或“物理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哲学家们就不同了，恐怕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的定义。为了避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哲学家们的争论因而迷失方向，我们先来看一看哲学这个概念的来源，或许对问题的解决有一些帮助。

我们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 *philosophia*，由 *philos* 和 *sophia* 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一般说来，举凡知道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然而，在这个人人皆知的词源背后所蕴涵的深意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了。为什么哲学的本义不是“智慧”或“有智慧”而是“爱智慧”呢？因为“智慧”之为“智慧”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所说的“明智”，它指示着宇宙自然之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所以柏拉图才会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我们人只能爱智慧。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

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是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家原本或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知道人至多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因为人生有限而智慧是无限的，而且这种理想的境界甚至不可能依靠人类的无限延续来实现。当然，哲学家们毕竟不甘心于只是爱智慧，加之后来来自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给予哲学家以很大的鼓舞，于是使哲学从“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就成了他们千方百计企图实现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因为违背了哲学的本性而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哲学的本性。科学或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产物，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的对象通常是具体、有限和现实的，并且能够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宗教所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它们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亦即对宇宙的真实存在和终极奥秘以及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归宿和实在性的关怀或牵挂，因而宗教的对象是具有永恒无限之特征的超验的和理想性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对象是不可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的，所以只能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一方面它像科学一样属于理论思维，因而从根子上总是诉诸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像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追求热爱的是永恒无限的智慧境界。显然，与科学和宗教相比，哲学自有哲学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知识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宗教由于诉诸于信仰，从而缺少理性的清晰明确和普遍适宜的特点。但是，哲学的优越之处恰恰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哲学既然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它的对象就一定是永恒无限的东西，那实际上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亦即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结果，哲学既缺少宗教单纯诉诸于信仰的便利条件，同时又无法达到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确定性，这就使哲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它试图成为科学却从来就不具备科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因而“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成了哲学问题的标志，以至于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的特征是“我找不着北”^①。

哲学处于“找不着北”这种尴尬境地的明显标志就是它的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进一步区别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

^① [奥]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3节，陈嘉映译，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而且大多只有一个答案，例如 $1+1=2$ 之类。难题就不同了。我们所说的“难题”一般是没有答案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惟一的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如果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人世间的事情实际上是难题多于问题的。

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难题。

我们说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的难题，可以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根据。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例如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实体或本体，包括人在内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和归宿等等。当然，哲学也有比较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例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最基本的问题，因而同样没有确定的答案。即使后现代主义者们放弃了“宏大叙事话语”，他们强调多元化和异质性的目的亦恰恰是为了消解问题的统一答案。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尽管 2500 多年来，哲学家们费尽千辛万苦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竭尽所能来证明哲学是科学，但是他们的愿望无一不是落了空，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种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于是，批评哲学的人就有了一件十分有效的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多了一块除不掉的心病。实际上，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人，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我们以为，哲学不是科学，因而不能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更重要的是，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是哲学的耻辱，恰恰相反，倒是哲学优越于科学之处。如前所述，科学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科学自己不能决定它的目标或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要求哲学成为科学，那就意味着哲学也变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倘若如此，文明发展的方向由什么来树立或确定呢？显然，就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而言，它应该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和确定目标和发展方向的重任。所以仅仅就此而论，我们也不应该让哲学变成科学。

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有效的，甚至很可能是惟一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虽然这种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不过它只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普适性和有用性是无以匹敌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其工具和手段的性质。与科学相比，哲学的确不具有确定性、普适性和有用性，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它是文明的灵魂。

因此，与其说哲学的历史是知识的发展史，不如说哲学的历史是问

题的演变史更恰当些，所以哲学不是科学。一般地说，科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我们用不着非要像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一样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的成果，因为它的最新成果就凝聚在当下的某种载体之中。哲学却不是这样“进步”的，它更像是围绕着智慧“圆心”而运转的圆周运动。显而易见，现代人在知识的拥有量上比前人“进步”得多，随便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就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也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哲学就不同了。即使是现当代的哲学大师也不敢说他们在思维水平上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

为什么？

因为哲学问题乃是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难题，故而一切答案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都具有“平等的”的价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不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动摇康德的历史地位，由于他们把解决问题的某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不可替代的“典型”，在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这有点儿像文学的历史，例如“唐诗”和“宋词”：唐代是律诗的典范，后人写诗绝超不过李杜；宋代是词的绝顶，后人很难觅得苏辛佳句。哲学家通常思想的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思得也很“根本”，于是就把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到了极端，后人若要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再走老路，因为那条路已经被走“绝”了，他只好换一条路走。所以，哲学并不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任何一条路都不足以代表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运思之路“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画。换言之，哲学是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那一条条思想之路构成的。

由此可见，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因为前人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同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它们可能会发生一些形态上的改变。这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哲学不仅是当前的，还有过去的，甚至将来的。于是，历史上已经过去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过去，它们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的一部分，因而“历史性”在此就有了“现实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思想包含而且必须包含过去的思想才成其为思想，或者说，离开了历史，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存在便是残缺不全的。

哲学就是哲学史，或者说，哲学史就是哲学。使哲学成为哲学的，是哲学问题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本性。

但是，如果哲学问题注定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难题？就此而论，哲学作为“智慧之爱”给我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愉悦还不如说是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智慧的痛苦”？

二、智慧的痛苦

在《圣经》“创世记”中有一则尽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说的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惟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子孙万代都不得不为这个“原罪”付出代价。由此可见，智慧与原罪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智慧就是人的原罪。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亚当和夏娃只是因为一个果子就被逐出了天堂，那么他们实在不值得，而且运气太差。因为上帝只是说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却没有禁止他们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如果亚当和夏娃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那么他们就与上帝没有什么区别，上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人类犯有原罪带有某种偶然性。

其实不然。

伊甸园神话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智慧痛苦就源于此。

当人类从自然母亲的子宫中分娩出来，割断了连接他与自然的脐带而独立存在之后，他就再也不能依靠自然的本能行动，必须依靠理性的眼睛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为自己作出选择，从而便置自身于危险之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成员，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生生死死，不能自己；但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他不仅试图以此来把握自然的规律，同时亦生发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理想，然而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又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他追求和向往这一理想的信念。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根本的内在矛盾。正是从这一最根本的内在矛盾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它意味着人被抛入这样的境域，他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

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显然，只要当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所以我们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它的刻骨铭心之处不仅在于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却也注定了不可能通达智慧的境界，而且更在于追求智慧使人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了自己的有死性。其实，千百年来人类上天入地、建功立业，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这一理想，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达智慧境界的出路。不过尽管如此，人类亦不可能由于这理想不能实现就放弃追求，因为这追求乃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结果，这一切就被寄托在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之中。

不仅如此，伊甸园神话还意味着人的自由。

在基督教神学内部向来存在着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悖论：上帝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人没有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因为选择了对上帝的信仰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然而如果人是自由的那就会伤害上帝的绝对权威……伊甸园神话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亚当怎么可能犯罪呢？难道说上帝眼睁睁看着亚当犯罪而不加干涉吗？难道上帝不能预知亚当会犯罪吗？难道上帝明知亚当犯罪也不去制止他，任由他成为千古的罪人而且还要株连他的所有后人吗？

从宗教的角度看，可以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级的产物，它的“高级”就体现在自由上，因为创造一个完全被上帝所支配的造物不可能真正显示上帝的荣耀。所以，不是人凭他自己就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是上帝赋予了人违背他的意志的自由。

如果我们不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伊甸园神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我们能否解释这一事实，无论他的自由受到了多大的限制，甚至不管他能不能实现他的自由，人都应该被看做一种自由的存在。也许海德格尔说得对，人（他称之为“此在”）被抛入可能性的境域之中。“可能性”意味着自由，而“被抛”则意味着限制和不自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自由的存在，或者说，人是被迫自由的。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实际上的确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内在矛盾。

就此而论，我们或许可以给哲学问题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本性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人是某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自由存在，因而他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本身也一定是一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对

象。既然如此，哲学问题当然不可能有最终的解决，如果有的话，那时人也就终结了，或者说结束了自己的“进化”。

由此可见，爱智慧根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人成其为人。人“成其为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等待”着人去实现，而是说“人是人的未来”，他的“本质”是未定的和开放的，由他自己来塑造自己本身。

哲学即为爱智慧，那么我们怎样学习哲学呢？

三、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一般说来，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相反，那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在哲学家的眼中，这些东西都不过是“现象”，真正实在的乃是隐藏在“现象”背后或者蕴涵于“现象”之中的“本质”。尽管这种古典哲学的传统观念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哲学家所“看”到的东西毕竟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有所不同。总而言之，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罢了。加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至多在一门学科某一支中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里对于某个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他甚至对这一学科其他的分支都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别的学科了。换言之，一个人在某一学科中的贡献，是以他放弃发展其他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不错，这是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需要，迄今为止，人的全面发展的确还只是理想而已。然而，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或者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就行了，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所涉及的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当然，哲学现在乃至将来仍然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去研究，不过我们不可能像对待科学成果那样将哲学家的成果拿来就用，因为哲学的生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思考。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我们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方向，但是不经过理性的省察就一定找不到生活的目标。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的

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nicht Werke），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言外之意，哲学问题的终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探索。所以，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永远“在途中”。由此可见，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某一种哲学体系或理论学说之中，而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史。

既然如此，学习哲学其实就是学习哲学史。学习哲学不能仅仅学习一家一派的思想理论，而必须将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路都走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思想过的东西都思想一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选择或者开拓自己的路。所以，学习哲学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

学习西方哲学史不仅是学习知识，即知道哲学家们都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哲学家们“因为”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换言之，应该了解哲学家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解决哲学问题的不同方式。因此，学习西方哲学史首先要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究竟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否则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有关哲学家思想的“知识”，而不可能把握哲学家思想的精髓或内在的精神。

我们把这种以“问题”为核心的学习方法称为“对话”的方法。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因而可以看做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做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将永远面临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做“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做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做我们